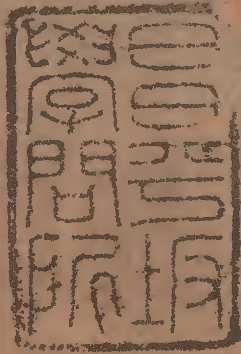


類編增廣穎濱文集

百二十至百廿六



庫 文 閣 内			
五 函		三 四 六	漢 書
一 架	一 冊	三 號	類

庫 文 閣 内			
三 函		三 四 六	漢 書
二 架	一 冊	三 號	類

内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3463	
冊 數	15 (14)		
函 號	3	4	



原本の文字など不明瞭な個所があります。



淺草文庫

補遺 顧濱先生天全文集卷第一百二十

奏議

請罷右職縣尉狀

臣伏見舊法縣尉皆用選人自近歲民貧多盜言事者不知救之於本末
 請重法地分縣尉並用武夫自改法以來未聞盜賊為之衰少而武夫貪
 暴才畏修法侵漁弓手先失爪牙之心搔擾鄉村復為人民之患臣切惟
 捕盜之術要在先得弓手之情次獲鄉村之助耳目既廣網羅先具稍加
 方略易以成功舊用選人雖未能一一如此而頗知畏法則必愛人使之
 出入民間於勢為便不必親習騎射躬自格鬪然後能獲賊也今改用武
 夫未必皆敢入賊而不習法律先已擾民訪聞河北京東淮南等路凡用武
 夫縣分民甚患之欲乞復令吏部依舊只差選人所貴吏民相安不至驚
 擾取進止

請戶部復三司諸案劄子

臣以愚拙待罪戶部右曹俛仰幾歲訖無云補切嘗以祖宗故事考之今
 日本部所行躰制既殊利害相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敝源謹昧死具

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為都水監其二曰分曹按以為軍器監其
曰分修造案以為將作監前件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
納損益制在它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為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
然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之事猶為諸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參
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大半權任之重非它司比推原
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國之有財
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
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為明手足賴之以為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
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况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
朝廷猶口腹也而使它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群臣不明
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舉輒以三司舊職分建它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
它司以辨事為効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功則不論事之當否
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才智之臣終亦無益於筭矣
能否同病府庫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
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按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

有水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凡郡之諸場之吏六
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場趨之吏兵得以併儲蓄得以
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
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場所有不相為用而轉運司始不勝其弊矣
近歲嘗詔罷外監丞識者疑之既而復故物論所惜此工部都水監為戶
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隋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隸工部
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曹案所掌今內為軍器監而上隸工部外為都作
院而上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頃歲為羊渾脫
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之水過渡無舡然後湏之而其為物稍經歲
月必湏盡數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管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
財害物若使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為戶部之害二也昔
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辨職為事
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
以為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修造歲有科例遂令般運堆積以分出賣
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

敗而遂為此計乎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為
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遍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
都水監丞而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之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
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
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不多少在戶部則凡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
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凡敗事之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于
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而工部工拙可得而考矣事在本職在臣
不得不言如果可采伏乞付外施行

貼黃三司設案舊職今分隸膳部光祿寺雖所掌飲食帳設利害非大
如臣所言可采亦當如上三案分隸戶部

論執政生事劄子

臣聞宰相之任所以鎮安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職賞罰各當其實
人主垂拱無為以享承平之福此真宰相職也臣切見近者執政進擬即
溫伯為翰林學士承旨除命一下而中書舍人不肯撰詞給事中封還詔
書御史金臺兩省諫議皆力言其不可議論洶洶經月不定而執政之意

確然不回溫伯既仍舊職而言者並獲美遷質之公議皆不曉其故若謂
執政誠是耶則給金臺諫並係所選豈其皆非若以論者誠非耶則不加
黜責並獲優寵進退無據是以公議皆謂朝廷自知其非但重於改作而
已今者謗議未息又復進擬禮部侍郎陸佃兵部侍郎趙彥若權本部尚
書中書舍人二人復相次封還陸佃之命臣切惟此二事本非朝廷急切
之務勢迫必行者也上既不出於人主下又不起於有司皆由執政出意
用人致此紛爭內則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厭於煩言焦勞弼月下則
侍從要司失其舊職綱紀廢壞至於賞罰顛倒頃所未聞臣不知為政如此
得為鎮安中外安靖朝廷者乎頃者諸曹侍郎闕人朝廷貽擢用諸卿監
為權侍郎蓋以不權侍郎則本曹公事闕官發遣如禮兵諸部事至簡少
雖無侍郎但責郎官亦自可了况侍郎既具而復權尚書此何說也若謂
侍郎久次當遷尚書臣不知尚書久次當遂遷執政乎此則為人擇官而
非為官擇人之意也臣待罪執法切慮聖意未經究察但見執政歷詆有
司而自伸其意使群臣無由自明今後更有如此等事無敢守法為陛下
明白是非者具以區區獻言不覺煩瀆罪當万死

論吏額不便二事劄子

臣頃於門下中書省後詳定吏額文字已具進呈後來都省吏額房別加
改定施行其間二事最為不使人情不悅是致六曹寺監吏人前後經御
史臺論訐者不一本臺亦曾為申請終未見果決行下臣昔既手綜其事
今又目覩所訐理難默已謹具條列如後

一自官制以來六曹寺監吏額累經增添人溢於事實為深弊臣既詳
定即依先降指揮取逐司已行兩月生事分定七等因其分釐以立人
數然其時逐司之吏僅三千人皆擢見沙汰不肯供具臣遂稟曰三省
執政言事干眾人既懷疑懼文字必難取索雖或以朝廷威勢逼令及
人年滿轉出或死亡事故更不補填及額而止如此施行不過十年自
當消尽雖稍似稽緩然見在吏人知非身患必自安心極為穩便當時
執政皆許諾遂於元祐二年十一月內具狀申尚書省其略曰今來
參定吏額本欲稱事立額量力制祿唯務人人効實事務相稱即非苟
要裁損人額及減廩祿縱人額實有可損亦候他日見闕不補即非便

於法行之日徑有減罷若非朝廷特降指揮曉諭本意終恐人情不以
為信致供報不實虛陷罪名尋准當月九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所
申臣子遂備坐出榜曉示逐司自此數月之間文字齊足方得裁損成
書却被吏額房違廢上件聖旨指揮將所減人數便行裁撥失此信令
人情洵洵又緣此任永壽等得聘其私意近下人吏惡為上名所壓者
即為撥上名於他司待郎左選為下各樂職在吏額房故為開慢司分
撥上名孔仲卿等於考功之類是也開慢司分
欲迁入要局者即自寺監撥入省曹於大理寺撥任永壽親情任中任
立等十人入考功之類是也任
情紛亂弊倖百出由此舊人多被排斥以至失所凡所訐說前狀已具
開陳下則眾口怨謗感傷和氣上則朝廷失此大信今後雖有号令誰
復聽從臣今欲乞只依前件聖旨將所損人額直候他日見闕不補見
在人數且依舊安存况尚書左選撥到兵部手分近已准都省指揮發
遣歸元來去處伏乞檢會此例一躰施行

一六曹寺監吏人多係官制以前諸司名額其請受多少及遷轉出職
遲速高下各各不同及官制後來分隸逐司一司之中兼有舊日諸司
之吏臣詳定之日與眾官商量以謂若將舊日諸司之吏納入今日逐

司名額則其請受迂轉出職參差不齊理難均一蓋將逐司數種躰例併為一法其勢非薄即厚非下即高若不虧官必至虧私虧官則默而不言虧私則不免爭訴俱為不便况今舊司吏人並權新額請受許允多給迂補出職皆依舊司並有見行條貫若且依此法可以不勞而定及吏額旁創意改更務欲一例從新以顯勞効遂除見理舊司迂轉已補最上一等名目見理年選更無迂轉職名之人即聽依舊條出職若就迂試補填闕者令候降到新法施行所有依舊司迂補出職指揮更不行用切緣舊諸司吏人根源各別立法不同不可既以一法新法雖工止於一法而已以待新法吏人則可以待舊法吏人則不幸者必眾求其無訟不可得矣見今刑部田彞賢等經臺理訴勢必難抑欲乞止依後省所用舊條庶幾便可止絕

右臣聞孔子論政之本欲去兵去食而存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初議支額群吏疑懼陛下與二三大臣既令臣等明出榜示告以將來雖有所損直候見闕不補聖旨明白人謂信然競出所掌文案輸之有司臣等賴之以立條例曾未逾歲書入他司凡有所損即行裁撥存置大信

略與顧惜此正先聖之所禁也兼前件一事如後省所定皆人情所便極為易行如吏額房所定皆人情所不便極為難守今存易即難以招詞訴又政事之大失也伏乞 聖慈速命有司改從其易以安群吏之志

乞差官權戶部劄子

臣伏以戶部財賦出入之地天下之劇曹而民之司命也一日不治百日將亂今權尚書梁壽方辭免不出而兩侍郎皆新除未到獨一韓宗道以刑部兼權則是平日四人職事併在一人况刑部事繁宗道之入戶部止及半日而已本部官吏自來口出視事幾至日沒而罷今既無所統領郎官多相隨早出及議論不一凡事無所取決以致文移雍滯囚禁控揭皆愚以謂方正官未到之間當更差一二人時暫權攝學士給舍共有六人職事稀簡宜擇詳熟吏事者俾權其職庶幾財賦重事不至曠廢

乞定差管軍臣僚劄子

臣伏見管軍臣僚見闕三人頃者切聞大臣議除張利一張守約陛下以謂二人皆資任淺下用之則為躡等又張利一張者之子而得一誠一之兄故不可用特出聖意欲用王文郁姚兕大臣既退輒寢文郁兕而進擬

利一守約右丞許將既隨衆簽書進擬而復奏論其不便因此進擬文字
為聖旨所却經今一月有餘廢不復議臣切以祖宗故事凡有管軍皆以
資任先後相厭未嘗輕有移易自非戰守功效尤異豈可超授今利一守
約資淺才下別無出衆勞効而利一家世又如聖旨所諭大臣力行已意
力欲進擬其為不便不可見許將既知其失自合與衆人公議止其進擬
今乃外同簽書內行論奏反覆之狀殊非大臣之躰由此互相疑阻遂使
差除之政廢不時舉以臣愚見實竊首此專擅之迹與窺伺之風交行於
上浸淫不止皆非朝廷之福也况自祖宗以來以管軍人總領中外師
旅內以彈壓貔虎外以威服夷夏職任至重豈以大臣商量未得如意闕
而不補臣欲乞指揮以本朝故事參近日聖旨苟非邊功尤著衆所推服
罪惡顯白此所共弃且當循守資格速加除授以允公議

訪聞張利一任定州總管日曾入教場巡教以不得軍情諸軍並不唱
喏因此移真定總管據此事狀實亦難令管軍

冗官

論堂除太寬劄子

臣有權吏部尚書切見京朝官以上皆使一年以上闕大小使臣及選

人皆使二年以上闕雖闕少負多事不得已而待闕之人已不免咨怨近
者復見堂除人亦有待闕及一年以上者人情驚駭昔所未見蓋祖宗
朝堂除舊例皆見闕然後差除因事然後超擢所除既有限量故用闕不
至又遠近歲監司以上負數至多而猥吏擢人以至衍溢所擢未必勝舊
徒使監司闕額不足以應副來者而已至於知州以下舊人未減新人日
增蓋由于謁成風除授無法雖稱以才擢用其實未免緣故至於待闕久
近所任閑劇衆口譏訾皆為之說只如開封司錄舊用歷知州人頃自郭
駿之後未及三年而迭用陳該張溥陳元直三人率皆資望輕淺政績未
聞已見新故相代輕用堂除於此可見及諸寺丞例亦如此臣欲乞今後
謹守祖宗故事凡堂除皆俟有闕方差且將見今堂除人輪環充補其新
擢用者皆須功譽顯著然後得差蓋用人之法要須負闕相當未聞無闕
添人謂之擢才濟用者也如此數歲若見闕稍多然後量闕選才理無不
可庶使堂除官吏不復待闕與四選稍異亦旌勸之義也

乞優選人選限狀

右臣切聞監察御史上官均上言極論官冗之弊已蒙朝旨降付給舍左

右司看詳施行巨伏見祖宗舊法凡蔭補子弟皆限二十五歲然後出官及進士諸科釋褐合守選人并州縣選人除司理司法縣尉外得替日皆合守選逢因放選乃得注官所從來久遠任者習以為常雖經涉歲月不以為怪及先朝惠天下官吏不習法令欲誘之讀法乃令蔭補子弟不復限二十五歲出官應係選人皆不復守選並許令試法通者注官自是天
下官吏皆爭誦律令於事不為無益然人既習法則試無不中故蔭補者例減五年而選人無復選限遂令吏部負多闕少差注不行訪聞見今已使元祐四年夏秋季闕官冗之患亦云極矣臣愚以為方人未習法誘以
免選於理亦宜及其既習雖無免選不患不習且為吏而責之讀法本事之當然不為過也謂宜追復祖宗守選之舊而選滿之日兼行先朝試法
之科此亦今日之便也欲乞以臣所言付給告左右司一處看詳立法

類編類瀆先生天全文集卷百二十

類編增廣類瀆先生天全文集卷第一百二十一

奏議

邪正

乞分別邪正劄子

臣切見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群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為非者惟茲邪失職居外
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切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
意則冰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各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
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使無
失其所不至忿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桓溫之亂諸
桓親黨希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為政以三桓分泄三州彼此無怨江
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切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之
於外而已未嘗置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宣諸朝人懷異
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况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

專務含養小人之爲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內臣僚例蒙摧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爲待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職推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爲朝廷斂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溫伯爲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爲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彙進臣嘗論溫伯之爲人粗有文藝無它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順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便流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爲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爲亂階則其矣蓋臺諫之言溫伯則過至爲朝廷遠慮則未爲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弥堅慎用左右之近臣毋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一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爲安意爲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博采公議而効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敦斯義勿謂不煩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

朝廷安矣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今月二十三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曰陳其詳以瀆天聽切觀聖意類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及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諉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虞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爲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親賢陶不仁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爲詳密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大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爲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爲姤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

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推泰而已泰之為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為小人莫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推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推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切推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柵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難去君子執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未非漢唐之君所能髮髯帶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比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

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踈踏若无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有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亭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益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章黨與布滿中外一日失勢晞顛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既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然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為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為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它也賞罰必公卒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切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為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

同反覆為憂推當又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必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復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為善也臣受恩深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万死

三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聞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推至誠之心而加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況於斯人誰則不服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隨時弛強改革弊事因民所惡屏去小人天下本无異心群黨自依浮議近者德音一發衆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嚮惟一聖勿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衛多君子而乱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苟存至誠不息之志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蕃布列中外豈免窺伺若朝廷施設必當則此輩覬望自消昔田蚡為相所為貪鄙則實嬰灌夫睥睨官禁僥倖有功諸葛

其治蜀行法廉平則屢立李嚴雖流徙邊郡終身無怨此則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者也臣切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朝廷大臣正已平心无生事邀功之意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憂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宰事類不審察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道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再遣安吏按視知不可為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徠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觀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隙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雇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法有所未及但當隨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雇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為便差法一行即

時差足雇法雖在誰復肯行臣頃奉使契丹道出河北官吏比日為臣言豈朝廷欲將賣坊場錢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殫民力以供官此聲四馳為損非細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執下戶日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入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者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為不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惟是中等則反為害臣請具借畿內為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大率歲出役錢二貫若經十年為錢二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縣手力最為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為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為二十六貫二年役滿為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所供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今法為害而熙寧為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戶等六色役錢只得支雇役人不及三年處州役而不及縣役寬剩錢只得通融鄰路鄰州而不得通融鄰縣人戶願出錢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為雇如此之類條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年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

以聞見淺狹不能及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搆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執政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无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遂巡以安富貴海内蒙福上下所同所有衙前差役一事臣方根究詳采續真聞奏臣不勝區區冒昧聖德伏竢誅譴

薦

薦呂陶吳安詩劄子

臣今月二十四日面奏司馬康久病諫官闕人乞早賜選擇除授尋奉聖旨只為難得人臣退而思之知人之難莫如已試之驗竊見前左司諫呂陶右司諫吳安詩昔任言責知无不言雖各曾罷去並不緣過惡同時臺諫已斥復用者迄今已遍惟陶以言韓維不公韓氏黨與強成並為衆所疾安詩以言王謹進用不當謹連姻權勢无由復進質之公議皆謂不平若蒙聖恩還付舊職俾得尽心圖報必有可觀方今臺諫並闕臣雖備位執法才短無助深恐言職曠弛元補聖朝謹采衆論冒昧塵獻乞更加採察特賜錄用不勝幸甚取進止

薦林豫劄子

臣竊見天下久安士人不試才者無以自見緩急之際朝廷不知所用昔漢丞相王嘉憂世之人嘗上書言前蘇令起為盜欲遣大夫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整屋令尹逢拜諫議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臣以不才竊位以為侍從近臣誠及今閑暇各奉所知朝廷得以稍加優異則緩急宜有所補臣竊見右通直郎林豫吏幹強敏長於應變所至可紀初任泉州惠安尉以選捕獲尤溪強劫賊二十四人蒙因轉三官次任簽書亳州判官復以選捕楚州連水群盜又獲三十八人累減六年磨勘仍不依名次指射差遣觀其措置方略頗得古人用兵之意若蒙朝廷拔擢更加試用宜有可觀今世智策之士不可多得若令吏部隨例注授碌碌於外與日欲有使令不若素養之為善也臣不勝區區採擇衆善以補万一取進止

乞優卹滕元發家劄子

臣伏見具官滕元發昔事先朝且蒙知遇方群臣爭以財利求進之秋元發獨能守正時獻讜言是帝取其大節雖任用進退不一而卒蒙保全近者朝廷知其可用復還舊職擢實河東元發亦能裁損極邊冗冗為國惜費頗有成效今不幸身亡子弱家貧已蒙聖恩特加賙贈欲乞檢會近例差破人舡津送喪極骨肉直歸蘇州竢有葬日仍令本州量事應副元發有弟申從來无行今元發既死或恐從此凌暴諸孤不得安居緣元發出自孤貧兄弟別無合分財產欲乞特降指揮在京及沿路至蘇州以來官司不許申干預元發家事及奏薦恩澤仍常切覈察取進止

薦王鞏劄子

臣伏以方今人才衰少求備實難凡有所長皆當不廢臣伏見右承議郎王鞏生於富貴志節甚堅好孝力文練達世務昔熙寧之初宰臣王安石用事屢欲用鞏自知守正不合拒而不從每上書言事多切時病吳充馮京器其為人嘗與議及國事及王珪蔡確執政李定舒亶為御史將傾充與京故起大獄廣加織羅欲以次及二人鞏由此得罪南行万里二年而歸剛氣不衰言事如故時二聖臨御司馬光當國鞏復預光議論光極喜之言之朝廷擢任宗正寺丞方復欲進用而鞏猶介疾惡為衆所忌適

會光物故衆人培其微過因而排之遂至今日臣竊悲光平日所薦今皆布列朝廷而輩獨連蹇不遇罷官者再凡輩之所長皆士人之所難能而其所短多暗昧不明或少年之所不免前知揚州謝景温與輩共事嘗上章明辨其寃則愛憎之言未可偏信臣備位風憲區區之意每欲為陛下撥捨遺材以備任使與輩遊從最舊知其所長伏乞陛下洗濯瑕疵稍加錄用必能上感恩造臨事捐軀以報万一取進止

乞牽復英州別駕鄭俠狀

右臣切見英州別駕鄭俠昔以言事獲罪投竄南荒俠有父年老方將獻言自知必遭屏斥取決於父父既慨然許俠誓不以生死為恨而流放以來逮今十年屢經大赦終不得牽復父日益老而俠无還期有志之士為之涕泣况自陛下臨御一新庶政凡俠所言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等事改更略及而俠以孤遠終無一人為言其寃者臣與俠平生未嘗識面獨不忍當陛下之世有一夫不獲其所是以區區為俠一言伏望聖慈特賜錄用使其父子生得相見以慰天下忠直之望謹錄奏聞

乞擢任劉放狀

右臣等伏見具官劉放多聞直諒文有師法才力通敏所至稱治流落外官衆所嗟嘆訪聞頃者將漕京東安靖不擾偶以前官財用窘乏嘗稱貸朝廷放繼其後未能即還奏乞展限適會吳居厚以聚斂進擢放遂以不才黜退安於榮辱不自辨明雖蒙聖恩召還近郡而臣等切謂放才術有餘用之未足陛下方網羅遺滯以助大化如放之賢不可多得伏乞擢置侍從觀其所長臣等職在獻納知賢不薦實負愧責謹錄奏聞

乞推恩故知陳州鮮于侁子孫狀

右臣等伏見具官鮮于侁享有原本博通諸經政事精詳和而有斷熙寧之初為利州路轉運判官時朝廷方行免役本路人貧地狹侁推行以理取於民有度能使一路獨無甚擾近者京東經吳居厚刻剝之餘人情不安朝廷特起侁於疾病之中付以安集侁勞徠幾歲民亦以寧旋蒙聖恩知其可用擢為右諫議大夫侁感激知遇前後言事多蒙聽納不幸疾作不敢廢弛職事力求外補復蒙聖恩寵以要職俾守近藩仍指揮一年後取旨侁到任未幾遂至物故臣等切閔侁平生守道歷在諸路監司有補國事晚節被遇擢宣待從適以病去無絲毫之過而身後獨不得與侍從

亡殁因例于孫見有白身欲乞聖恩特賜閔察使得依諫議大夫因例以慰忠賢之心謹錄奏聞

類編穎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百二十一

類編穎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一百二十二

○奏議

彈劾 再乞責降李偉劄子

臣近奏乞罷修河司并責降李偉等尋准九月二十六日聖旨李偉權發遣北外監丞提舉東流又准十月二日聖旨罷都提舉修河司臣以為修河司雖罷而李偉不去與不行臣言無異謹按李偉屢以姦言動搖朝廷興起大役於去年八月中獨銜奏稱大河見今已為二股分行然須當於第四鋪地分更行開廣河槽只得兵夫二萬於九月興功至十月寒凍時畢功因而引導河勢豈止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遂為四奪大河之計凡偉所言大率狂妄不疑如此由此朝廷信以為實為之發兵調夫差官吏聚捐芟搔擾河北京東西三路吏民為之不聊生者半年朝廷中覺其妄遽罷其役是時中外公議皆望朝廷立行誅竄明其欺罔以謝天下而因循不決任偉如故既而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制書乞罷偉差遣朝廷猶復隱忍於四月五日降聖旨李偉差遣候過漲水取自今漲水已過中外又謂陛下必責降偉以信前命而反擢授監丞仍提舉東流曾未數日復罷修

河司蓋朝廷之所以罷修河司者謂河不可復行故也河既不可復行則倖罔上誤國之罪審矣今乃以初任知縣權發遣都水監丞則是有罪之人更得違法進擢此公議所以不伏也且修河司雖罷而李偉不去姦言時至河事變更不定河朔生靈元時得安此又公議之所深憂也且朝廷号令責在必信四月五日聖旨指揮者在有司今弃而不用使天下皆得切議以謂朝廷虛設此言姑使給事中奉行制命及制命已行則弃為虛語曾不顧卹大臣何惜一偉而輕犯此謗哉臣不勝區區伏乞檢會前奏速賜流竄偉若不黜公議終不止也

去年八月倖始奏乞回河朝廷用其言差官吏兵夫收買稍艾開掘河槽修築馬頭鋸牙功役至大于今觀之皆是虛費臣今乞差不干礙官司一一磨算費用之實若只據此偉之流竄自有餘責而况欺君誤國臣子之大惡邪

論張頡不可用劄子

臣伏見朝廷以置渠陽軍為不便議欲弃之者久矣然自去年以來欲弃而不得群蠻猖蹶南邊至今為梗者何也任非其久而弃之無術故也唐

義問文俗吏耳無它才略昔被朝命直入群蠻之中欲弃此城既為蠻眾所圍用胡田之計詐欺群蠻苟脫性命既歸不敢以其實聞凡有寇盜皆拍揮邊城不得申報朝廷不察其實而任之不替則既一失之矣及今夏以來蠻寇大作以至覆軍殺將臣屢以為言而朝廷屬任義問之意不衰訪聞大臣但以臨敵不可易將為詞終欲庇義問不卹邊人肝腦塗地之苦及今已將半年則既再失之矣今者朝廷除張頡知荆南頡知瀟沅荆誠不為超遷然近降朝旨令單馬赴任外人始知朝廷欲以頡代義問蓋義問之所以敗者聞而自用很而失衆今頡猜嶮暗復又甚於義問而朝廷復加委任則又三失之矣臣切悲湖北之人外遭群蠻騷擾不安其居内蒙用人三失未知息肩之所是以不避煩瀆冒進瞽言昔元祐二年朝廷除頡戶部侍郎臣時為諫官前後具頡罪惡八事乞行罷免時雖不從然用頡未逾年知其不可卒黜之外任及今未幾而遂付以邊事邊事重害又與戶部不同蓋臨敵統眾兵民性命所係不可不慎切聞大臣謂頡本貴鼎州意其習知蠻事是以遣之然不知人才各有短長未必生於其鄉公等其事臣但恐頡在情恣行出於天性老而不改必致敗事頡昔為

桂州經略使始靳吝小費終以措置乖方事具臣昔遂致宜州夷人皆叛賊殺本州兵官頡尋遣費王奇二將繼往攻討率皆陷沒先帝震怒差官取勘遂落職奪官降知均州又元豐三年除頡知熙州是時臣僚上言頡天資褊躁動多猜忌須在廣南分爭互論州郡官吏為之不安乞賜追寢新命尋奉聖旨依舊知澧州然則頡之不可付以邊事者自先朝非獨今日臣言之矣所有臣昔具頡八事皆非虛言並有按據謹別具開錄奏聞乞令大臣看詳罷頡新命或但先令預聞邊事別擇諳練用兵之人責之成效

張頡資任已深除知荆南不為過當臣今所言但以為頡性猜嶮所至不得衆情不可令管邊事耳

辭免

免修條文賜劄子

臣准門下中書後省開准吏部牒以臣詳定參校六曹寺監吏人額祿文字并修條特支銀絹各五十疋兩切緣緣修條費及裁定吏額皆上稟朝廷論議下賴官吏勤力臣居其間別無勞効冒昧恩賞情所不安况范百祿等已有文字辭免乞賜檢會一處施行特寢誤恩以安愚分取進止

辭戶部侍郎劄子

臣待罪西掖雖已期年齷齪文墨之間愧負寵祿之厚豈期過聽特有甄升切以戶部右曹兼領昔日金谷司農之政侍郎職事專治天下差繇市易之餘奏請紛然法度未定方欲酌今昔之中制采吏民之公言且得強明練達之人立成久遠通融之法如臣暗陋何以克當願因誤息別選能吏俾臣愚獲安於微分而國事不失為得人公私兩宜眾議為允懇迫之至冒昧以聞取進止

辭吏部侍郎劄子

臣待罪民部其且半才微事劇智力俱殫方欲叩聖明稍求閑地而猥蒙進擢俾佐天官地望愈華職業尤夥見今選集之士五六千人一失銓量入言可畏伏望聖慈矜臣不逮察臣无它除臣一閑慢差遣上以明朝廷用人之心下以全愚臣知止之分干冒天威進退失措取進止

辭翰林學士劄子

臣頃在民曹頗經歲月不能均調有無仰助邦計日虞曠弛以速刑誅朝廷曲賜保全已為至幸復加進擢必致煩言近被除書參掌吏選雖至寵

命猶疊詔曹臣自量空疎尋已辭避而况玉堂之清秘乎為詞臣之極選臣兄軾舊以文學見稱流輩猶復畏避不敢久居得請江湖如釋重負在臣微陋實為叨叨兄出弟處或謂朝廷私臣一家地近職嚴姑願朝廷歷選多二雖或未欲置臣於外猶願特許假臣以閑苟未滿盈庶可驅策悃誠迫切進退兢危伏望聖慈即賜俞允取進止

辭御史中丞劄子

臣待罪禁林行將一歲兼權吏部復又累月常恐才小責重一有曠敗孤負聖恩今月三日得閣門報准告除臣御史中丞充龍圖閣學士聞命震恐罔知所措蓋自一聖臨御所用執法於今六人或由此進用或因事罷去凡任人之得失實係朝廷之重輕官吏視之以啟勲怠之心邪正因之以知消長之候是以前代所選至慎至難如臣鄙凡何以堪此况復職冠河圖之祕亦非近事之比雖朝廷過聽欲以寵借小臣而臣自度量願願少安愚分重念臣頃者為邑江外被召還朝曾未五年遍歷華近无尺寸之功德荷山岳之恩私區區之誠每虞頽覆若復冒居要任誠異本心况臣非獨自為身謀亦為朝廷惜比過舉伏乞追寢成命退就閑官上全知

人之明下安守節之義惶恐迫切不知所裁取進止

辭尚書右丞劄子

臣備任尚書言事无補上負朝廷開納之意下辜朋友責望之誠徒以厚恩未酬欲去不忍豈謂非常之命猥加无補之臣矧復二轄之官方幾所在苟用人之一失實取輕於四方如臣奮自諸生誤叨近侍崎嶇縣道曾未數年出入周行莫聞顯効資地淺薄積薪有後來之譏德業空虛在梁有不稱之誚伏乞追寢成命少安愚衷上以全二聖知人之明下以成孤臣審已之分臣无任祈天待命激切屏營至取進止

第二

臣蒙恩除中大夫尚書右丞今日雖已具劄子詞免然臣意有未足君父之前不敢復隱謹具披露惟陛下察之伏念臣幼无它師學於先臣洵而臣兄軾與臣皆學藝業先成每相訓誘其後不幸早孤友愛備至逮此成立皆兄之力也頃者兄弟同列侍從臣已自愧於心今茲超迁丞轄中臺與聞政事而臣軾適自外方口還為吏部尚書顧出臣下復以臣故移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實不遑安况軾之為人文學政事過臣遠甚此自陛

下所悉臣不敢遠慕古人內舉親戚无所回避只乞寢臣新命若得與兄
軾同為從官竭力圖報亦未必无補也如此則公議既允私意獲安其於
愚臣實為至幸取進止

第三

命降自天輒形懇避恩不加譴猶辱訓詞輒緣覆善惡之私復伸愚陋之懇
蓋陳力事上常自止於不能而量才用人亦當矜其已竭况臣位居執法
職在繩愆苟有官非其人爵踰於德法所當治臣敢弗言今者擢置近班
實為虛授若遂寵俛居位臣既自己知非若復傳播於人眾必指為無耻
在他人猶為不可况本職之所當言幸別選於長才當稍安於私意再殫
誠悃非敢飾詞所有告命不敢祇受臣無任震越待罪之至取進止

第四

特遣使車宣布君命里巷改觀親黨增光雖聖聰之未回抑愚言之可聽
與其順旨而使聖朝不獲所任曷若違命而使柄臣舉推其人用此力詞
期於得請昔楚有子玉文公為之側席衛多君子季札知其未乱若公卿
類皆骨鯁則精神足以折衝今雖忠賢在朝股肱協力不宜雜用小器以

示之人臣能知難國之福也苟不度德民何觀焉尚冀臣危誠追震前
命俾得粗陳薄技以効一官既獲謀身之宜非無報國之所進退兩得家
國俱安其於微臣豈非厚賜无任恐懼懇懇倒之至取進止

兄除翰林丞言乞外任劄子四首

伏念臣頃蒙誤恩擢居丞轄才微德薄常有負乘致寇之憂但以遭逢
聖明恩德深厚未知所報不敢求去今者乃以忝冒之故復致兄其遂巡
退避不敢安職於臣私情莫違寧處况復兄其才高行備過臣遠甚不唯
眾所共知抑亦聖鑒所亮兼臣自蒙擢用今將半年雖日夜勉勵終无所
補若使兄其得安處待從論思講讀正其所長未必无補於聖德也故臣
以謂陛下只可使弟避兄不可使兄避弟只可使不肖避賢具不可使賢避
不肖區區愚懇竭盡於此伏乞 聖慈察臣深心除臣一郡上以全朝廷
之公道下以伸兄弟之私義臣不勝至願冒昧自陳取進止

臣自聞兄其相次到闕即欲上章避位意謂恐涉援引兄其之嫌今者
切觀 朝廷擢用親首冠禁林經筵眷遇之意可謂至重榮名厚祿
亦云極矣雖愚无知豈復更有僥倖无厭之望臣以此不敢復避小嫌

令兄某不安其職伏乞 聖慈軼祭早賜施行

第一

臣切以君臣之間譬如父子中有所壞不當不盡臣近以兄某為臣備位省轄不敢安職援引故事力求補外臣內緣長少之義外量賢愚之分冒瀆 聖聰欲求一郡以慰公義今月十一日面被德音以臣與其既非同官不須回避臣退而思念聖恩隆厚不以兄弟並處要劇為嫌略去形迹責之實效臣守銘復捐軀何以為報然而兄弟孤遠愚拙寡援前後進用皆出聖造臣既預聞國政兄復首冠侍從一家寵榮朝臣未見其比若不知退避下則群言可畏上則陰譴可虞既兄弟未可並退而臣自知才氣學術皆不如兄是以自求引云意欲使其稍安於位竭力圖報庶幾有補於國而無害於家耳區區之誠非復矯飾伏乞 聖慈特賜鑒察

第二

臣忝備執政无補万一而兄某自外召還以臣故不敢安處要近力求補外臣以長少之宜能不可之分再瀝肝膽乞守郡自效以安私義皆面蒙 聖訓不允所請雖再三冒已不容誅而區區寸誠終不可已時以坤成

在近臣子皆得上千万歲壽况臣遭逢恩寵倍常是以未敢復有所請欲候過聖節即伸前懇伏乞 聖慈特賜鑒察

第四

臣伏以兄某近自杭州召還為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其以臣備位政府避嫌請外臣亦再上章自陳以謂朝廷若以長幼論之則當使弟避兄若以才否論之則當使臣避其事理至順意必見從而志淺言輕不蒙聽察兄某近以蒙恩除知穎州雖 聖恩深厚曲遂其請而緣臣忝冒致之外徒不推私意有所未順質之公議尤曰非且况臣供職以來於今半年雖強勉自將而毫髮无補久妨賢路自不遑欲乞 聖慈諒臣誠心非有矯飾特除臣一郡以安愚衷于冒宸嚴不勝戰汗墮越之至

舉王革之外任劄子五首

臣伏見御史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言臣前任中憲日舉王革不當稍加錄用朝廷因此過聽除鞏大藩臣雖無欺君之言終有輕舉之罪人言不已情實難安伏乞 聖慈速正典刑以弭群議取進止

第一

臣昨以鄭雍楊畏言臣薦王革不當奏乞速正典刑以弭群議尋復見諫官虞稔與其官安鼎亦論此事內虞稔所言與鄭雍楊畏不甚相遠惟安鼎謂臣欺罔詐譏機械深巧不速譴責恐臣挾朋誕謾日滋日橫信如鼎言則臣死有餘責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今臣既以舉官不當乞行朝典不敢復與鼎辨別曲直然鼎頃與趙君錫賈易等同構飛語誣罔臣兄某以惡逆之罪實與君錫等同上殿奏對上賴 聖鑒昭察知其挾情虛妄君錫與易即時降黜惟鼎今在言路是以盡力攻臣无所不至朝廷若不逐臣鼎必不肯已伏乞 聖慈憫臣孤立无援早賜責降使鼎私意得伸不復煩瀆聖聽則臣死生幸甚臣謹已家居待罪

臣本欲候二十二日奏事面陳家居待罪之意但以鼎攻臣甚急若不早自引避恐再以惡言見及伏乞 聖慈射察

第二

臣適蒙恩拜赴起居奏事尋面奏以臺諫有言理合迴避乞除外任以安危迹蒙德音宣諭臺諫所言止是舉官不當一事今臣且為朝廷安心供職臣仰伏聖恩察臣无他過惡便合祇重訓誥不當再有陳請然臣備位執政而舉非其人國有成法在臣則當奉法以率眾於朝廷則不宜曲法以私臣况臣比年以來再任言責每有論奏不敢觀望以此仇怨滿前孤立寡援每一念此不寒而慄雖无人言自當引去今群言未已其鋒可畏若不蒙聖恩諒臣此心許臣補外實恐橫被攻擊立見顛擗臣已不敢復入東府見在天壽院聽候指揮伏乞聖慈改臣窮迫早賜施行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第四

孤危之迹以外為安保全之恩留而不遣仰荷眷獎惟知感泣然念臣兩任臺諫因緣言事仇怨甚多今輕舉之罪雖蒙寬貸終恐難以自安伏乞聖慈察臣危懇檢會前奏早賜開許再三千瀆天聽无任惶懼戰慄之至

第五

臣今月二十五日伏蒙 聖恩特遣中使賜臣詔書仍傳聖旨令臣赴省供職臣以愚直寡助朝多仇怨尋具劄子復申前請臣之愚意非止欲求安身蓋將稍息煩言免致上瀆天聽伏乞天恩命今已三日未聞報可憂懼

實深尚冀 聖慈察其孤標畏久之心如其再冒聞之罪按會累奏
早賜施行則臣死生幸甚

待罪劄子

臣以愚拙特蒙 聖慈擢用不次備位政府已及二年報效不聞資棄為
罪前後累致煩言浼瀆天聽孤危之迹寢食不遑祇自去秋以來紛紜少
止方欲祈天請命力求補外適以東朝變故不敢自陳今者偶因政事壞
有所見輒欲傾死以報知遇而天資闇冥不達機務論事失當冒犯天威
不敢自安謹已遷入觀音院待罪伏乞聖慈察臣久欲退避以免素餐
之譏憐臣不識忌諱出於至愚之性少寬刑誅特賜屏逐以允公議臣無
任瞻天瀝懇戰懼殞越之至取進止

辭起居郎狀

伏念臣頃自疎外擢居諫垣衰廢之餘才力耗竭龜俛歲月无所建明近
因朝廷除張頡為戶部侍郎杜紘為右司郎中公議紛然謂非其人臣繼
上封章極言其事杜紘雖才性鄙佞黜辱華要而罪惡未著臣亦不敢力
言至如張頡為性嶮躁臨事乖方歷任以來罪狀山積臣以為事既明白

是以前後五次上言不知頡久事要權植根深固一為左右之所保往深
致聖意確然不移臣屢獻狂言誠不量力雖聖恩寬貸未賜譴呵豈敢冒
昧寵榮復塵夢近言不稱職臣猶自知當黜反迂眾必指笑伏乞特回誤
恩除臣一外任差遣俾臣得免清議不勝幸甚所有前件告命臣不敢祇
受謹錄聞伏候勅旨

第二狀

君父之命所當敬從臣實何人敢有固執特以臣前言張頡除戶部侍郎
不當前後五狀不蒙施行頡之罪名著在按牘傳於公議而大臣主之愈
力朝廷用之不疑則是臣謗毀忠賢眩惑天聽狂妄之誅所不當赦臣今
不敢復論其事但以言為職言既不用理當廢黜銜愧冒寵義實不安
伏乞檢臣前奏除臣一外任差遣以全臣進退之分所有起居郎告命臣
不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召試中書舍人狀

伏念臣頃自外任擢任言責雖繼陳注贊而報効蔑然遽蒙聖恩執筆柱
下復緣乏使權掌命書資淺才微等 望至自知非稱而况人言方欲上

書自陳以辭要虜忽聞召命震越中况今多至盈庭詞臣間出或久次不用或沉伏未聞豈患无人以備任使顧臣才力短拙重以衰殘曾未逾年致身華近必貽公議難以自安伏乞追回誤恩少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第二狀

頃蒙特旨召試中堂辭避不從龜俛而就遂忝成命意終不安雖知區區寸誠不能仰回天聽而匹夫之志終欲必行蓋人臣事君本求知遇有命不受近於不情然臣以義而言有三不可伏念臣少從父學稍知為文憂患以來筆硯都廢今雖勉強心志已衰此二不可也臣昨自縣道召充諫垣旋叨左史仍兼詞命駢繁寵數併在一年臣猶知非况復公議此二不可也內外兩制素号要途凡某頃已擢在禁林臣今安敢復據西掖非獨畏避譏評實亦恐懼滿盈此三不可也臣既無一堪而有三不可冒昧寵祿將安用之伏乞聖慈鑒臣愚誠特寢前命俾臣得安閑地少弭人言則臣圖報恩私尚有它日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辭門下侍郎劄子一首

伏以執政近臣預聞國論可用才幸難以次迁苟以先後歲月為論必致忝冒沉淪之議况臣頃由縣道擢宣從官自尾七年廢茂華貫逮居丞轄之地訖无絲髮之功龜俛逾年慚負填臆敢期聖眷未已擢任愈隆臣反覆思之始者既以不次度越衆賢今者入因見任迁貳元空前後僥倖豈可常然苟復冒居出納之司不知進退之分公論不允必致顛擠况臣久以愚拙誤蒙矜閔幸今命出未下勢尚可回伏乞聖恩念臣孤危非有矯飾特寢明命以安微衷臣死任祈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條例司乞外任奏狀

右臣近蒙聖恩召對便殿面賜差使仍奉德音不許辭避伏自受命於今五月雖日夜勉強而才性朴拙議論迂踈每於本司商量事動皆不合伏惟陛下創置此局將以講求財利循致太平宜得同心協力之人以備官屬而臣獨以愚鄙固執偏見雖欲自效其勢无由臣已有狀申本司具述所論不同事件有陛下閔臣孤危未賜誅譴伏乞除臣一合入差遣使得展力州郡敢不策勵驚鈍以酬恩私臣无任

類編類瀆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一百二十三

奏狀

謝

謝入犬早出狀二首

伏以火老而煩金微斯伏忽被早歸之詔仰慙內恕之恩退食委甦旣躬
戰汗臣等叨塵近輔與聞政機庇廣厦之清陰飽素餐而終日方慙懼
於无補何勞苦之足云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推已及人使臣以礼深念早衰
之質許以中具之休願惟民事之至艱盖有日入而後息臣等敢不上懷
主眷俯念人勞廣清淨之餘風致安佚於无外

又狀

伏以候極南訛日臨庚伏方齋居之暇豫閔政務之勤勞聖命遽歸得從
燕息臣等猥以一介獲覽方微殫日力而不遑知寸陰之可惜惕然祇
畏敢有怠荒伏惟 皇帝陛下雞鳴求衣宵旰忘食致海内无警急之奏
而朝廷有清淨之風雁化国之舒長念首雨之咨怨曾匪賢勞之久遽蒙
夙退之安臣等敢不上躋眷懷益勵愚拙更寒暑而不易期歲月之有成

謝坤成齋筵狀

清光可企初奉万年之觴妙供已成共慶三乘之福處傳溫詔式燕群工
奉慶筵以示和陳肴核而飽德與衆同樂既均美夏之歡俾壽而康當遂
臣鄰之願

又狀

寅奉東朝方慶誕弥之節均慈列辟俾同既醉之歡飲以和羹作之備樂
奉太平之舊事竦衆日以禁觀呦呦鹿鳴士有尽心之願振振鷺下衆知
胥樂之誠

謝講徹論語賜燕狀

志在多聞親講前王之訓功惟日就遽見一經之終深念勤勞式均燕喜
嚶且有楚鍾鼓再陳勉興好我之心既優以禮將聞善道之告不絕於時

又狀

宸心莫測方篤志於詩書坤德無為但勤求於雋彥曾未閱歲已聞終經
式均燕喜之私以榮講席之報始於好孝於觀聖政之新終克肯堂益助
慈心之喜

謝翰林李士宣召狀二首

成命莫田焉使華之促召一家竦聽望雲關以馳情是儒者之至禁豈
平生之敢望切以翰墨之任始自有唐供奉至尊講聞前輩比廊奏事者
如李絳之忠中禁論兵復敘畢誠之智追我祖宗之盛最優文孝之臣時
奉崔豈早多蒙召對頃自恭默之後稍虛顧問之常方今聖德日躋群臣屬
目蓋將虛前席以博問繼夜燭而疇咨宜得雋良密侍燕語如臣草野微
陋意苟拙踈十載江湖之間自群魚鳥五遷臺省之要永愧冠裳敢謂
人遽令至此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心廣大德并包物无一介之遺
意求方自之奉臨朝訪道有元老之在前燕如清心授衆正而自助從容
盛德循致永平塵露之微海嶽奚補修列聖之故事今將其時因聞亮以
納忠臣亦有志臣无任

又狀

力辭不免亟承詔旨之溫就職有時復紆使節之重軫負之極俯伏何言
切以法從之華禁林稱首田漁自奮信遭遇之已艱兄弟迭居况前後之
无幾二劉二吳另有唐之盛事二宋二韓稱本朝之得人或同處於一時
或相均委命於盛會臣与兄賦比且塵西掖繼入北扉曾未二年遍經兩制才

不逮於前輩寵遂極於當年聖主何私佈許一門之幸愚臣自料敢有伯
氏之賢莫為先容獨尔幸會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德含氣必
生日月之明容光咸照力判忠邪之黨首清侍從之職察臣兄孤直之无
他適具貧偶闕而當補存遺籍而未忍意同氣之可收致此空疎亦蒙對
擢臣敢不始終一節庶无隕於家声勉强百為或有補於国事臣无任

謝對衣金帶鞍馬狀三首

衣配重金光昭從官之右飭分上駟出忘徒步之勤齷齪何功便番若此
伏念臣生於寒遠仕則塵勞逢掖之衣加牛脅而自約下澤之乘望田舍
以懷歸田具恩私不遺固陋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輯綏多士收攬成功
五色彰施既尽藩飾之美六轡調適復均緩急之且不間衰殘特加好賜
无衣自請喜七節之吉号為子永懷悲三賜之及此麋捐之報造次不忘
臣无任

服章在晉駟驥出閑襲以會朝乘而拜賜周行陳觀陋室增華伏念臣家
本寒儒誤塵法從既脫布韋之陋稍從輿馬之安同乘之私本非所望康侯
之錫顧亦何堪寵數便乘肩省愧歎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博求雋

又圖廣治功歷道摺紳之間深昭奔走之病曾是迂拙備被恩私履屐在
前或將使之束帶大夫之後知遂免於徒行誓以麋捐少圖報稱

衣以旌礼錫之帶則有約束之嚴馬以代勞加之鞍則无隕越之懼荷国
恩之深重知聖訓之密微服以周旋益增愧汗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
下昭臨多士推廣德心捐旣庫之有餘冷臣庶之微陋拜命兹始冒冕毫
髮之勞受賜以歸先有痛乃受懼伏念臣起家寒遠遭世配明才下位高畏
維鷄濡翼之謂任重道遠懷老驥伏櫪之心量力自知竟物增愧將何以
光被顯服並驅眾賢惟當知无不言實亦匪以為報臣无任

謝敕設狀二首

初踐玉堂取頌燕俎仰示慈之豐厚增蒞職之光華飽食何為汗顏留措
伏惟 皇帝陛下使臣以礼先祿後威四益既盈無復无餘之歎初筵有
秩共成既醉之和荷賜則多論報何所臣无任

恩異禁林礼加燕且頻年不講故事僅存偶追賢雋之游取蒙猷賜之雀白
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惠慈无外典礼畢修鳴鹿呦呦之喜忠言之來告嘉
魚汕汕豈行樂之徒然祗服異恩敢忘仰報臣无任

券記一首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知制誥者有命自天懇詞无地伏念臣歸朝未幾受
任過優榮兼伯仲之間寵先供奉之列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德施
普博恩及卑平察狂狷之无他於孤直之寡助生成之賜草木何知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職叨非分恩出異常伏念臣比自南江擢
居法從功未聞於一二龍逐及於便乘由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急於用人
不遺寸善置之翰墨之地忘其兄弟之嫌欲報私未知死所臣无任

賀雪御筵謝狀一首

伏以微陽將復温氣尚浮誠意感天不日而雁同雲覆地雨雪載均信哉
年變之祥復稱厲疫之藥時方嗣歲已知天造之回功在庶農益駟坤元
之德臣等弼諧雖幸燮理何功安此豐年日有素餐之愧錫之備礼重叨
曲獎之私醉飽而歸震惶无措

伏以近自頻年每衍時雪聖心勤念雖淵默以无言天意密符爰凝陰而
有作飛花先自於宮闕布潤俄遍於寰瀛九軌澄清已消塵壒之濁三農
踊躍載歌年變之豐臣等幸此有年共安无事錫之醴酒益知和氣之充

既以肴蒸願均足食之惠醉飽盛德歌舞休功

進議

乞御製 神宗集叙狀

臣等頃被旨編次神宗皇帝御製文集檢尋遺放懸歷歲時於兵政二府
得處置之詳於臣僚諸家得訓教之要相從以類首以詩頌雜文備載无
遺終以邊防秘計今者編錄粗定卷秩已分臣等恭惟神宗皇帝天縱弥
文神授英畧詞章淵妙不學而能籌策縱橫絕人遠甚而復厲精庶政親
决萬幾故其游幸无益之文見存无幾至於經綸成務之作者錄尤多足
以上繼典誥垂世之書豈止追迹漢唐能文之主臣等雖觀章句莫測淵
源切見祖宗御製集聖製序文已有故事盖天日之象非常人所能形容
而堯舜之言非來聖莫適題品臣等欲乞皇帝陛下依前朝典故親撰神
宗皇帝御製集序頒行本所以發揮聖作昭示來世

乞令兩制共議納后礼劄子

臣伏見今月五日詔書節文以皇帝尚虛中盡令太常礼官參考古今典
故著為成式臣謹案通礼納皇后最為嘉礼之重自天聖以來逮今六十
餘年在朝豆潦及太常官吏无復親經其事者兹礼至大且加重慎坊見

近歲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寶冊完服儀衛等事皆令翰林李士兩省給舍與禮官同議今來皇帝昏禮所以承宗廟奉兩宮于四海其事甚重伏乞仍令翰林學士以下共加詳議蓋慎始所以敬終而正家所以齊天下不可忽也

進謚冊文劄子

臣奉敕差撰太皇太后皇太后謚冊文并書謚冊謚寶者臣等以病衰書先師法受命震恐久不成章然念頃自元祐之初召還諫省漸更侍從復預丞弼前後八載未嘗一日不在朝廷耳聞號令自觀風化躬侍帷幄承德音其於大行太皇太后聖德休功實稍究万一况近者因重皇謚法復回承聖訓稱道盛美多昔所未聞雖文詞鄙拙不足以稱陛下追崇聖母孝思罔極之懷而直紀事實略无一詞稍涉虛美施之四方可以无愧其冊文謹先繕寫進呈謹進

言科場事狀

右臣伏見尚書禮部會議科場欲復詩賦議上未決而左僕射司馬光上言乞以九經取士及令朝官以上保任舉人為經明行修之科至今多自一議

並未施行臣切惟去年秋賦自今以往歲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士者知朝廷有此異議无所適從不免惶惑蒞亂蓋緣詩賦雖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兼治它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臣欲乞先降指揮明言來年科場一切如舊但所對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已見不專用王氏之孝仍罷律義今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为孝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本格式未為晚也

論御試策題劄子二首

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切料陛下本无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臣切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變者矣臣請為陛下指陳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在免減朝廷无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孝訓練諸將墮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

禁交謂之私行淺攻之策以折西域之強收六色之錢以實糴役之困其
微至於設抵當賣熟藥凡如此類皆先帝之聖謨慶筭有利無害而元
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如其它事有失當何世无之父作之
於前而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昔漢武帝外事四夷內
興宮室財賦匱竭於是修鹽鐵權酷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
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祭為明以議決事上下
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豈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
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號稱太平而群臣因其極盛為天書之說及
章獻明肅太后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亦
絕口不言天下至今賸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創濮廟之議
朝廷為之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靖
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
哉蓋事有不可不以廟社為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
失聖明之稱此真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及
覆臣言慎勿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權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

分而以先帝為詔具大事去矣臣不勝憂國之心冒犯天威甘俟譴責

第二

臣近以御試策題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尋具劄子論先帝所行善
政見今遵行者自己非一其間事有過差元祐以來隨宜修改以安天下
者正具子孫孝敬之義未審陛下以臣言為然不為臣切觀自陛下親政
於今已是半年臣等日侍清光若聖意誠謂先帝舊政有不合改更自
當宣諭臣等令商議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嘗略聞此言而忽因策問進
士宣露密旨中外聞者莫不驚怪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為子弟有不
預知而亟與行路謀之可乎臣聞兩喜必有溢美之言兩怒必有溢惡之
言喜怒不忘於心而以議天下之政必有過甚而不平者朝廷雖有今昔
之異其實一家欲有所為當愛惜事財豈可如仇讎之相及惟患不速
也哉頃者元祐之初初議改更亦未免此病故役法一事隨改隨復數年
而後稍定臣於此時初為諫官後為御史每言差役不可及行而河流不
可強遏上下顧望終不從陛下以此察之臣非私元祐之政也蓋知事
出忽遽則民受其病耳議者誠謂元豐之事有可復行而元祐之政有所

未使臣願陛下明詔臣等公共商議見其可而後行審其失而後罷能深以生民社稷為意勿為此忽三則天下之幸也

臣切見章博昔任樞密使與司馬光爭論役法其言有曰免役之法利害相雜又曰見行役法今日自合改更又曰自行役法所遣使者不能體先帝愛民之意差役舊害雖已去而免役新害隨而復生今日正是更修完之時又曰九更改政事固有不可緩者有可以緩者如京東西保馬緩一日則民間有一日之害此不可緩者也如役法歲月之間改更了當誠不為緩陛下謂博豈欲破壞元豐故事者哉而言猶若此則元祐改更誠不為過矣

類編類瀆文集卷第一百二十三

類編類瀆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一百二十四

奏狀

時事

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

右某頃者誤蒙 聖恩得備官屬受命以來於今五月雖勉強從事而才力寡薄无所建明至於措置大方多所未諭每獻狂瞽輒成異同退加考詳未免疑惑是以不虞僭冒聊復一言切見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按求農田水利與徭役利害以為方今職司守令无可信用欲有阻作當別遣使愚陋不達切以為國家養材如林治民之官基布海內興利除害豈待他人今始有事輒特遣使者一出人人不安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議其短客主相忌情有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實使者既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謂功效可以立成人懷此心誰肯徒返為國生事漸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供饋之煩民受更張勞擾之弊得不補失將安用之朝廷必欲興事以利民輒以為職司守令足矣蓋勢有所便衆有所安今以職司治民雖其賢不肖不可知而衆所素服於勢為順稍加選擇足以有為是以古之賢君聞選用職司以責成功未聞遣使

以代職司治事者也。蓋自近世政失其舊，於稅實郵每事遣使，冠蓋相望而卒無絲毫之益。謗者至今未息，不知今日之使何以異此。至於遣使條目亦所未安。何者？勸課農桑，墾闢田野，人存則事非有成。法誠使職司得人，守令各率其事，罷非時無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賦，不奪其力，不傷其財，使人知農之可樂，則將不勸而自勵。今不治其本而遂遣使將使，三者何從施之？議者皆謂久矣。農事不修，故經界可興，農官可置。某觀職司以下勸農之号，何異於農官嘉祐以來方田之令？何異於經界行之歷年未聞有益此農田之說？某所以未諭也。天下水利雖有未興，然而民之勞佚不同，國之貧富不等，因民之佚而用國之富，以興水利，則其利可待。因民之勞而乘國之貧，以興水利，則其害先見。苟誠知生民之勞佚與國用之貧富，則水利之廢興可以一言定矣。而况事起無漸，人不素講，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二者所至必將求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實无可告者，不得於官吏，必求於民，不得於民，其勢將求於中野與官。此蓋已甚。勞此水利之說，某所以未諭也。徭役之事，議者甚多，或鄉戶均錢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或使品

官之家與民並事，此三者皆見其利不見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鄉之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為生，故無逃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捨此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某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今國家設捕盜之吏，有巡檢有縣尉，然較其所獲，縣尉常密巡檢常疎，非巡檢則愚，縣尉則智。蓋弓手鄉戶之人與屯駐客軍異耳。今將使雇人捕盜，則與獨任巡檢不殊。盜賊縱橫必自此始。轍觀近歲，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鄉戶舊法革去無餘，雇人之責官所自任，且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干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並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欲取庸？蓋天下郡縣上戶常少，下戶常多，少者徭役頻多者徭役簡，是以中下之戶每得休閒，今不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助役，上戶則便下戶實難，顛倒失宜，未見其可。然議者皆謂助役之法，要使農夫專力於耕，某觀三代之間，務農最切而戰陣田穡皆出於農，苟以徭役較之，則輕重可見矣。城郭人戶雖多，並井然而緩急之際，郡縣所賴，飢饉之歲將勸之。

分以助民盜賊之歲將借其力以捍敵故財之在城郭者與在官府無異也方今雖天下無事而三略芻粟之費多取京師銀絹之餘配賣之民皆在城郭苟復充役將何以濟故不如稍加寬假使得休息此誠國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議者不究本末徒聞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遂使衣冠之人与編戶齊役夫一歲之更不過三日三日之產不過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已下無得免者以三大戶之役而較之三日之更則今世既已重矣安可復加哉蓋自古太平之世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其力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以為責之以孝而奪其力用之於公而病其私人所難兼是以不取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且州縣差役之法皆以丁口為之高下今既已去鄉從官則丁口登降其勢難詳將使差役之際以何為據必用丁則州縣有不能知必不用丁則官戶之役比民為重今朝廷所以條約官戶如租佃田宅斷買坊場廢奉負財與眾爭利比於平民皆有常禁苟使之與民皆役則昔之所禁皆當廢罷之則其弊必甚不罷則不如為民此徭役之說其所以未諭也某又聞發運之職今將改為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為

青苗愚鄙之人亦所未達者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引用賈人桑土之說賈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而法術不正吏緣為姦掇刻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世此論復興眾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才智方略未見桑羊之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推利是嗜以其觀之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說甚美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苟誠止於此則似亦可為然而假以財貨許置官吏事體既大人皆疑之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以變易矣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賈也先期而與錢其賈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然至往往敗折亦不可期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祿廩為費已厚然後使民各輸其所所有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於其賣也較復如前然則商賈之利何緣何得徒使謗議騰沸商旅不行議者不知慮此至欲指數百萬緡以為均輸之法但恐此錢一出不可復還且今欲用忠實之人則其拘滯

不通欲用巧知且士則逮其出沒難考委任之際尤難得人此均輸之說其所以未諭也常平條勅纖悉具存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舊制不過以時斂之以利農以時散之以利士斂散既得物價自平貴賤之間官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另為提舉別立賞罰以督增虧法度紛紜何至此而况錢布於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斂之則結怨於民捨之則官將何賴此青苗之說其所以未諭也凡此數事皆議者之所詳論明公之所深究而其以才性朴拙學問空疎用意不同動成違忤雖欲勉勵自効其勢无由苟明自實諷其不逮特賜敷奏使其得外任一官苟免罪戾而明公選賢舉能以倍僚佐兩獲所欲幸甚厚焉

畫一狀

謹案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事得失最為易見上自中外臣寮下至田父野老无有一不知者但以朝廷所行言其是則有功言其非則有罪是以畏避緘默不敢正言臣今謹采衆議人所共知灼然可見者畫一開坐如後一議者皆謂富民貸貧民坐收倍稱之息是以富者日富貧者日貧今

民間而息不至於倍稱公私皆利莫便於此然公家之貸宜實與私貸不同私家雖以利或多然人情相通別无條法令歲不足而取償於來歲米粟不給而繼之以芻蕘雞豚狗彘皆可以還債也死歲月之期无給納之費出入閭里不廢農作欲取即取願還即還非如公家動有違礙故雖或取息過倍而民恬不知今官貸青苗責以見錢催隨二稅隣里相保結狀請錢一家不至九家坐待奔赴城市糜費百端一有逋竄均及同保貧富相迨要以皆斃而後已朝廷雖多設法度以救其失而其實无益也

一議者又謂平時差役破壞民家一夫為役舉家失業故使逐戶出錢官為雇人為之免役出錢雖多而民免於破家之患以此為說行之不疑然不知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專以錢近世因其有無各聽其便有力而無財者使効其力有財而无力者皆得雇人人各致其所有是以不勞而具今也弃其自有之力而一取於錢民雖有餘力不得効也於是賣田宅伐桑柘鬻牛馬以供免役而天下始大病矣且夫錢者官之所為米粟布帛者民之所生也古者上出錢以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

布帛以補上之闕上下交易故平不利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物皆賤而惟錢最貴欲民之无分毫可得也至如京師百司郡縣刑法之吏无祿而役為日久矣周制庶人在官雖日有祿而事簡吏少勢或易供非如今時負數猥多不可供億况三代兵出於民而今世之兵坐而仰給若又兼舉大費為力實難然議者以為給之以祿然後可責之以廢蓋朝廷選吏之清必不如擇官之慎祿吏之厚必不如祿官之多今慎擇多祿之官猶不免於貪而況於吏人乎且昔之為法也計職得罪无祿者減等今用倉法則吏之得罪反重於官顛倒失宜尤為未可若朝廷誠患吏貪但使官得其人則吏之受賕自有分限若猶未也則雖重祿深法不能禁矣

一議者又謂三代之盛兵出於農故團結伍保以寓軍今朝廷喜其近古亦謂可行然而三代之民受田於官官之所以養之者厚故出身為兵而无怨今民買田以耕而後得食官之所以養之者薄而欲責其為兵其勢不可得矣蓋自唐以來民以租庸調與官而免於為兵今租庸調變而為兩稅則兩稅之中兵費具矣且又有甚者民之納錢免役比

以為終身不復為役矣今也既已免役而於捕盜則用為耆長壯丁於催稅則用為戶長里正於巡防則用為巡兵弓手一人而三役具焉民將何以堪之且其為巡兵弓手也一保甲之中丁壯既出老弱守舍盜賊乘間如入无人之境而其上番之期又不過旬日坐作進退未能知也代者既至相率而反往來道路撻敲荷益至使盜賊縱橫官曹象責嘯聚群黨沒剽州縣未必不由此也古之循吏使民賣劬買牛今也使之弃其農具而置兵器小民无知緣以為惡良民之畏事者一入而終身不得脫茲民之好權者一補而終身不得免其為事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一議者常患百貨輕重制在富民少則貴貴以取賂多則賤賈以要利利有所壅商賈難通於是置市易之官以平貴賤有司誠守此議不更別有所營則雖繁碎難行然亦未有深害今且置市易無物不買无利不籠詎管遣人販賣南北放債取利公行不疑杜絕利源不與民共觀其指趣非復制其有無權其輕重而已也徒使小民失業商旅不行空取專利之名實失商稅之利國庫單辱海內離心魏魏成霸朝何

况復小民好利類死遠見爭取君債以救目前欺謾父兄妄引抵當其
限既迫逃竄无所婦子離散行路嗟奈何為此陷筭誘而納之也至
於姦民巨賈窺伺間隙取利則多或輸滯積不售之貨以易見錢或拍
殘破无用之屋以賒寶貨其巧智百出難以具言有司蒙蔽指以為利泉
弊之散汗漫難收官之所藏徒文具而已切聞朝廷近日將議窮究然
一而既弊之法施行未已賈賣百物猶且如故譬如今日如毒藥喉舌破敗
曾腹脹滿知其非矣然且閉口不吐安坐切脉廣求方書其於速愈之
術疎矣

右臣所陳畫一事件皆是耳目所接衆庶共知朝廷清明豈有不察若誠
有意改易非復難行但朝出一紙詔書四弊夕去非如前代積弊或在列
國或在夷狄欲議改更恐其動搖海內故且維持令養苟自便安今事在朝
廷出命則已衆所系望勢難久留而私自願戀遲遲不決以失天下之心臣切
不取也愚蠢之人志在憂國言詞激切干犯典刑區區守誠其竣誅戮謹具
狀奏聞伏候 敕旨

類編穎濱文集卷第一百二十四

類編穎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一百二十五

奏狀

論所言只不行劄子

臣七月二十四日今月初八日兩次面奏熙河路定育種誼等違背大信
貪功生事以速邊患乞移降他路更選帥臣俾之鎮守臣方奏對間蒙天
皇太后再三宣諭以臣言為是然至今多日但見種朴一人移涇原路句
當公事至於育誼並未見移動臣切伏思念人臣言事不患聖意不回患
在聖意已回而大臣固執事輒中止何者聖意不回惟當再三開陳期於
必悟若聖意已回而大臣不可事不得行則是君權已移上下倒置雖欲
納忠何益於事此臣所以晝夜憂懼欲言而復止者也昔齊桓公游於郭
問郭公之所以亡其父老對曰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此賢君
也而何故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去此其所以亡也今陛下
下以臣言為是而不用以大臣為非而必聽臣切惑之且陛下雖處幃幄
之中實攬人主之事今依違退託專聽大臣事有未安誰受其弊故臣以
為君其位而不任其事任其事而不斷其是非者古今未有也臣以非

才誤夢摧辱盡忠勸言上悟大臣下悟邊吏其所以再三論列不為身計者誠以為外可以利民而內可以報國故也今所言不從空結怨怒無補於國臣雖狂愚何苦而為此哉臣恐忠臣自此結舌不敢復以至言聞於陛下矣去年之冬陛下知回河之失深詔大臣罷東流之役天語惻坦中外具聞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半雖號回河之名仍存減水之實錮牙馬頭率皆如故意幸漲水之至河或可回然今日觀之終復何益是以衆議皆謂陛下聖明察物照見千里之外而号令不行未見成效是時臣奉使契丹還奏其事此章具在可覆視也今熙河邊事大略類此若使聖意又為大臣所沮則君權愈奪臣勢愈張養之不巳後將益甚及其事極難忍而後制之則傷君臣之恩失朝廷之躰不若今制其漸使事無所失而臣亦獲安之為善也臣不勝區區為國遠慮觸冒兪諱甘竢斧鉞

論三省事多留滯狀

臣切見先帝改定官制因唐之舊布列三省使出入相鉤較又理密察得古之遺法然患有司推行不能盡如聖意參考之益未見而滯之害先著見今三省文書節節留礙比官制未行以前頗覺其弊臣嘗訪問衆人得

其一二意欲因見行之法略加疏理務令清通簡便苟迂滯之病既除事不事雜冗難治官吏日有餘力則參考之功可得而見也謹具條件如後

一凡事皆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所以為重慎也臣謂國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依此施行則可至於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議者一切依此則迂緩之弊所從出也假如百官乞假有司請給器用之類此所謂日生小事也臣僚諫請興革發置朝廷未究本末欲行勅當之類此所謂事之方議者也昔官制未行如此等事皆執政批狀直付有司故徑而易行自行官制遂罷批狀每有一事輒經三省臆寫之勞既已過倍則當既小有差誤重復施行又經三省循環往復無由了絕至於疆場幾事河防要切一切如此求事之速辦不可得也故臣乞復批放之法以俾日生動及事之方議者惟國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然後經歷三省則事之去者過半矣

一三省文書法許吏人互相點檢差誤毫末之失比皆理為賞罰故被罰者畏避諛何巧作遷延以求細密被賞者睚眦勞績推毛求疵務為稽緩因此文書無由速了臣欲乞今後不以差誤為賞罰惟有所欺蔽及

雖係差誤而害事者方行賞罰

一文書且尚書省自付諸部自部付諸司其開拆呈覆用印比有日限逐處且以五日為率凡十五日其勘當於外日數又多幸而一出得完且者自請司申部自部申省其限日如前則已一月有餘日矣不幸復有問難又復一月自此蓋有不可知者費日雖久而遣限如法雖欲加罪終不可得故臣欲乞以事之緩急減定日限亦救弊之一端也

一古者因事設官事不可已然後置官今官倣唐制事本不須如此而為官生事者往往而有如雁支錢物尚書度支行遣得旨許支合下所管庫務支給者必先由大府寺本寺備錄帖所管庫務入經比部勾過然後送庫務支給臣謂太府寺未嘗可否一事枉有經歷且今度支徑送比部勾過又如諸路召募押綱合得酬獎諸庫務已給朱抄先經太府寺印紙保明指定合得酬獎申尚書省金部金部再行勘驗詣寶關司勳勾覆然後開吏部施行臣謂太府金部兩處勘驗保明顯有煩重宜裁減一處又如在京職事官合破白直并宣借刺真或替換宣借昔未行官制以前皆係所屬直下步軍司差撥自行官制並須經由尚書兵部

兵部但指揮步軍司依條施行臣謂兵部別無可否亦不須更令經歷如此等事數必不少非臣所能盡知乞下六曹及二十四司各具有無似此重複之事若能一切裁損必大有所益

右三省事務繁多條約繁夥非一人所能究悉臣前件所陳四事特其二一而已欲乞陛下降付三省推類講求立法施行或選擇臣僚精通明敏者二人俾專治其事務令約而不遺多而不亂今三省胥吏比舊人數極多皆由法不省便枉費人力若將來法制一清此曹亦漸可減事清吏少此最為治之要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言責降官不當帶觀察團練狀

右臣伏以朝廷典章百世所守因事變法為患常多祖宗之世使相節度不領京師官局其奉朝請改它官或為東宮三師或為諸衛將軍太平興國中以趙普之勳自河陽還朝止為太子少保以向拱張永德之舊且並為環衛至今諸道鈐轄總管以防團老婦者亦以諸衛處之蓋其遺法也至明道中錢惟演以章獻皇右親嬪樞密使始以保大節度為景靈宮使太平中李端愿以長公主子亦以武康節度為醴泉觀使因倖一改自具

戚里以節祭君京邑不治事者有相磨也然猶未見以罪陟黜而以觀察團練享厚祿居調籍者近日李憲以宣州觀察使提舉明道宮王中正以嘉州團練使提舉太極觀二人貪墨驕橫敗軍失律罪惡山積雖死有餘責聖恩寬貸比實之善地而又首亂國憲假以使名臣功後世推懷法之始歸咎今日謂宜考修制度追還謫息以存舊典使罪人知有懲艾謹錄奏聞亦非小補也臣不勝區區守法愛君之心欲乞追還前命使天下明知朝廷不以私愛害公義干冒鈇鉞俯伏待罪

貼黃契勘人戶承買場務如有拖欠官錢已拘收抵當在官其所收子利自合納官兼拘收抵當亦合依條出賣今所降 聖旨有此違礙

論侯備少欠酒課以抵當子利充填劄子

臣切見今月二十二日勅滑州韋城縣百姓侯備少欠酒務課利等錢特許將子利並充欠數已拘收抵當契書依舊在官仍許納錢收贖所欠課利等錢與均作七年送納仍免差人監催餘人不得援例臣切以民間欠負合催合放皆有條法上下共守凡有寬貸比日先經戶部勘當於法無礙然後施行未有如侯備之比直自朝廷批下聖旨更不問條法可否一面行

下仍令衆人不得援例者本部官吏皆切疑怪不敢奉行深恐此令一行應干欠負之家皆懷不平之意已具狀申尚書省乞朝廷裁酌施行去訖臣今切聞侯備係皇太妃親戚二聖篤於恩愛特為降此指揮踈賤之臣不當更有論奏然臣職在右曹專掌坊場法度祖宗條約當與天下共之不宜以宮禁之私輒有撓敗臣恐此門一放宮中逆相救援其漸可畏臣若失職不舉其罪大矣切惟皇太妃供養二宮動循禮法外廷雖踈未聞有過差之事今侯備所欠不過萬數千緡耳若以私親之故出捐金帛以濟其急下足以存骨肉之恩上足以全祖宗之法天下專誦死復聞言公法既完國勢增重其於太妃盛德

乞賜張宣徽盜劄子

臣伏見故具官張方平始以博學高文名冠多士終以中立不倚望重累朝練達政躰言不虛發遭遇 聖明眷禮隆異每用其言輒效見當世其所不用皆有驗於後當熙寧變法之際與大臣議論不合引就外補年方七十懇請致仕杜門不出十有餘年觀其始終動合典禮有古人大節然生卒渾朴不近名譽臨終戒其子孫不許請謚立碑士大夫聞之莫不嘆息

臣昔少年識方平於成都一見以忠義相勉其後兩從奏辟久無師友切以謂約身殺禮雖人臣執謙之美而誅行易名本人君追遠之義况自方平之臣親聞德音許其忠義竊見故事臣寮之家有不乞謚者皆因奏請特詔禮官定議以示褒勸伏乞 聖慈以臣此奏降付太常寺於其家取悉行狀依例施行取進止

本朝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兼祕書監贈太子太師楊徽之翰林學士承旨工部尚書宋祁此二人身亡皆不請謚其後參知政事宋綬為徽之請謚曰文莊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為祁請謚曰景文伏乞付有司檢會施行

立皇右制書劄子

臣昨日躬聽制書伏承 大皇太后陛下上皇帝女皇帝陛下下奉承慈訓公選賢淑下逮側微明建中宮以助內治群臣在位無不折歎臣母因進見備聞德音知承撰之難前後經涉二歲所訪何止百家逮茲成命聖心勤止臣今日偶以在官不獲隨眾面致懇誠不勝區區激切惶悚之至

論邊防軍政斷案且令三省密院同進呈劄子

臣切見大理寺審刑院舊制文臣吏民斷罪公按並歸中書京山臣軍兵軍人並歸密院而中書密院又各分房逐房斷例輕重各不相知所斷既下中外但知奉行無敢擬議及元豐五年先帝改定官制知此積弊遂指揮凡斷獄公按並自大理寺刑部中尚書省上中書取旨自是斷獄輕重比例始得歸一天下稱明焉自元豐七年十月八日奉聖旨自應緣保甲事元係樞密院拍揮取勘及保甲司之特斷公按令大理寺定斷刑部勘當甲院元祐四年六月十八日又奉聖旨禁軍公按內流罪以下情法不相當而無例擬斷合降特旨者令刑部中樞密院取旨今年七月十三日又奉聖旨應係樞密院降拍揮下所屬射量根究取勘者候奏接到令樞密院取旨十月四日又奉聖旨應官員犯罪公按事干邊防軍政並令刑部定斷自樞密院取旨二十九日又奉聖旨應官員犯罪公按事干邊防軍政文臣令刑部定斷申尚書省武臣申樞密院臣切詳前件五項條貫不唯斷案不歸一處其間必有是非同斷異令四方疑惑失先帝元豐五年改法本意兼事干邊防軍政文臣歸尚書省則雖樞密院本職必有所不知武臣歸樞密院則自即度使充經略安撫有所發黜雖三省亦不得知者

事之不使莫大於此臣今欲乞依先帝改法之舊獲斷罪公致並歸三省
其事于邊防軍政者令樞密院同進呈取旨而已如此則斷獄輕重事歸
制一而兵政大臣各得其職方得穩便取進止

編類續文彙卷第一百二十五

類編增廣類續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一百二十六

西掖詔

除權 顧臨再授給事中

勅朕歷觀多士惟有實者可以久用而不見其敗若夫無實之人朝為端
良而莫入於邪具官某質重而文不阿世俗比從將擢擢直東臺封駁
之風震悚朝聽旋以河漳之害出使趙魏之衝而直聲在人公議所惜因
其入奏俾復舊司勿改平日之心審察未行之政朕有過舉不憚改為苟
無布於四方害及民物則朕為有知人之哲尔亦有常德之譽可無勉哉

孔文仲中書舍人

敕政令之出公卿為朕行之而臺諫為朕言之方其未行內史舍人得聞
其議與其既行而後言孰與未行而議之哉具官某蚤以直言鋪陳治要
流落雖久氣節不衰比自右史遷長諫列朕審聽其言未嘗吐剛茹柔慨
然有仲山之節是以擢其西掖試以代言夫文墨雍容既尔舊學論思密
勿毋替前勞

劉言可內殿崇班

勅其尔章獻外家子生於紈綺而能勉自飭勵以成淑均之行選與宗姻
既緣華族特增美秩茲有舊章益務自修以永終譽

廖正一祕書省正字

勅其朕登延俊良策之翰林尔推言往古以及當世挺然不回朕甚嘉之
東觀圖書之府挾策考義游於其間者皆士之選也尔往講習道藝長育
才幹敦業以待舉吾於養士亦厚矣勉於問學思所以成之

劉舜卿加遥郡團練馬軍都虞候

勅朕臨御華夷不求功伐本欲屈己以安衆故務柔遠而息民春蠶彼屬羗
夙號逋寇誘陷思立得罪先朝置而不誅莫其改過乃敢結連西夏攻圍
南川竊據邊城窺伺便利天奪其魄無復畏忌之心人疾其效思致殄殲
之勇時予良帥集此庸公具官某學通詩書才任斧鉞靜而知變勇且有
謀至則避其銳鋒去則攻其不備臨洮堅壘破不崇朝講珠長橋殘於一
炬元惡授首種羗震驚折馘執俘因旣均於諸將發蹤指示賞不可以逾
時宜錫州團之名仍迁軍候之職河湟遺種未忘反側之心帷幄深謀當
審恩威之用勉思全勝以究前功

張汝賢右司郎中

勅其東南者漕出納財賦幾半天下左右都司綜執綱紀與聞治要雖有
內外之異而用人之慎其選維均尔比自文昌出總饋運治辦之稱朕用
嘉之還尔舊司益勉無怠以稱朕委寄之重

韓宗道太府卿朱光庭太常少卿

勅其等西漢之治以九卿爲重隋唐以來政在中臺則寺監之事蓋無幾
矣然至於奉常司府禮樂財賦之所在用人之慎初無間焉宗道奮於世
族之良練達政治之要光庭比自諫諍之列出佐綱轄之司而皆敦朴自
守才力有聞擢居二寺之重益觀歷試之效深自勉勵以究成功

何琬工部郎中

勅其昔漢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至于技巧工匠器械元成之間鮮復
能及永惟熙寧元豐之政其微見於百工之事與漢宣比朕雖繼之以共
儉而至於練精之功其可忘之尔歷使諸道吏能有聞入替爰官屬精庶
務勉循舊章以毋失其故

令翬以率府率講書員授通直郎

某先皇帝厚於宗室勉以為善有能通於經術率常試以吏事爾誦習典謨明其義訓往服通鑑之寵以為維城之勸

呂陶京西運副上官均比部員外郎

勅某等士任言責則無官守以言取人而不試以事朕以為未也昔漢宣帝以諫大夫通政者補郡國守相而唐世御史與尚書郎相出入也蓋前世之所以用人者至矣今陶由殿中擢與七人之列而均以監察遷為副端之重其為朕明是非辨邪正者多矣其以陶刺舉許洛諸郡而以均校計出納諸籍苟試之以事而人無間言焉則才可見矣

馮宗道遥郡刺史

勅朕嚴內外之分飭左右之戒是以近習之臣雖才智敏強見於內廷而外無知者具官其蚤蒙器使荐經事任出入諸道靖而不煩比緣積勞之久擢參後省之秘而重慎祗肅有加於前宜因寄資之崇益以閱月之効佩之郡印以寵貂冠勵爾在公清我禁闥

孔平仲大常博士

勅其刑政之得失衆人知之然其所興壞止於其事而已礼樂之得失視

之未必見也而治忽之端或自是起故朕於奉常之官擇之必慎用之亦速尔以儒術精博吏治通敏以在茲選其克為朕別嫌明微以詔尔長俾上下內外不衍于舊章則尔職與矣

西蕃首領温溪心年欽禮二人並除化外州團練

勅其等天之於人善惡必報朕上法天道以爵命四方有能忠勤必保富貴尔等才雄諸部心奉本朝審於禍福之原明於逆順之理團兵龍秩蓋旌守節之堅絕等異因當竣成功之報

許懋右司郎中

勅其方機出納萃於中臺詔敕稽傳文案壅滯自唐正觀之盛而患之矣矧今俗弊政煩實倍前世雖上有管轄而郎不得人固與共濟以尔舊自周行亟更劇務強敏樂易所至有成是以召自南服還領右部尚能幹余不以之舉勉盡匪躬之節虛位以俟尔其欽哉

陳軒主客郎中

春官之屬皆郎之清選昔以文藝發身各在甲乙中以靖退補外安於遐秋還朝已久素守不渝今典祠溢員而司蕃虛位祇服朕命往勤厥官

豐稷殿中侍御史

勅某孔子稱有德者必有言德之無素而言以為責則言有失當而聽者
感矣尔昔為御史不得其言而去出使諸道入居郎曹端良之聲予有聞
焉其尚一乃心時以德言來告俾予一人獲聽德之助

同宗旦司農少卿

勅某司農掌倉庾委積舟楫範圍之政令以時行視吏卒因其勤惰而
正其黜陟蓋亦勞矣異時二卿共事猶或不給今萃于一安得不告勞乎
尔以世家之盛兼外戚之寵而仕由科舉官有風迹往為之少俾群司競
勸衆務咸舉以稱朕命

宋子儀大理寺丞

勅某用人之明莫如已試崇陽之訟誣執交構更數獄吏皆不能察汝能
究其本根而枝葉自舉使寃者獲信死者無憾往尔廷尉推行此心要使
庶獄皆如此而後可

劉當時太僕簿

勅某朕敷求雋良選士族之後惟乃顯考昔為嘉祐侍從之冠文學議論

有絕倫之聲肆尔仲叔侃然自修不忘前人兹予命尔僕臣之佐以脩閑
牧之闕毋荒失朕命以忝乃父

胡宗炎將作少監

勅某宮室都城責在工正朕方以恭儉自居以法度自律宜得靜慎之吏
以督繕治之功尔昔居此官号为任職往貳其事無改厥勤

王愈光祿丞

勅某政無小大以得人為重雖復膳羞之末足效才否之實尔久試於外
而來居此勉修厥職毋忝朕命

姚勳祕書丞

尔以清節懿行聞於鄉黨公卿與寡交至於前乃者擢丞宗正實刊玉牒
頤惟東觀之重号为衆材之委往服厥職益懋乃德以稱予待尔之意

郝觀皇太后殿管句文
字生辰除借職

勅某朕恭養隆祐朝夕無違尔久此服勞適當誕慶錫尔一命無改厥勤

張脩駕部郎中

勅某馬牧之政歸于西樞則司駕之治簡矣以尔才力之優歷使諸部亦

既勞止還總車乘之政試於內服益以觀尔

黃慶基鴻臚丞

勅某鴻臚之於諸寺号為小事矣然皆朝廷所以長育人材之地未嘗妄授也尔通守南邦盖未嘗求而選擇自至其克自奮勵使天下信吾用之公非苟然而已也可

張珣戶部員外郎錢長卿刑部員外郎

六卿之屬其切於民事者地官制其衣食而秋官治其生死有非其人或受其病以尔均將漕右輔民不告勞長卿司計中臺事不失統是用以時進之俾佐二部夫職日以高則責日以重惟能以迁為憂而不以為喜則職事舉矣

大名府驍武第十一指揮都虞候楊政等七人可並左右侍禁

勅其等承平既久豨虎之士以歲月為勞坐致好爵既登任籍復從吏治惟廉與慎可以安受寵祿

魏璋先從韓存實失官後從劉昌祚有勞叙奉議郎熙河總管

勅其尔昔從軍瀘戎以謹奪爵起事西師以功見賞逮茲獲叙并獎前勞

往佐戎旃勉以圖報惟尔前事可以為懲而後事可以為勸懲勸不志庶幾可以求成功矣

常安民太常博士

勅其礼之正國猶繩墨之於曲直其以止患猶堤防之於江河雖先王之典布在方冊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以尔學術之通長於議論政事之美載於東南尚能推明舊章以佐卿貳毋使繩墨不得其施而堤防敗於微隙勉思職事朕將觀焉

曹稷工部員外郎

勅其周官司空之職曰居四民時地利益宮室械器之事不及焉朕方以恭儉自居凡興建百役有所未暇而大河西流水性未得冬官之責莫斯為重以尔性質方厚居官可紀往佐尔長職思其憂以稱朕意

融州歸明楊晟該等改右班殿直

勅其等尔等獻地築堡披山通道忠孝之心見於勤瘁不有褒顯勅云旌勸特命進秩列于廷臣祇服異恩永保疆場

沈季長少府少監

勅某天濬無私故物無不生朕於用人惟其可者從而舉之尔昔以事廢於朝周旋於外久矣朕弃其過而收其所長擢為九卿貳尔亦深識朕意勉修厥職以答休命可

林英大理少卿

勅某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然後民知不犯有司今朕既省事以安衆存利以厚民而决獄之煩動以千數豈其聽讞之吏不能推行朕意以至於是哉尔以儒者通於吏道尚能以經術緣飾法律先民有言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朕夙夜庶幾天下之吏能服斯訓以助予治矧於廷尉安可不勉

姚勛宗正丞

勅某進取之士志於功名不得廉退靖重之人以鎮之則往而不返流以成俗朕方博求賢雋以助成治道聞尔淡於榮利未老而歸宴居丘園稱道不乱是以擢丞宗正以風勵天下勉從弓旌之命使士大夫知篤行之貴

曹評正任防禦使

勅曹氏為將不妄誅戮遠人安之忠厚之報集于子孫自勝衣以上皆高爵重祿而天下不以為過朕其嘉之具官某幼蒙父祖之慶長有縉紳之

譽服事左右勤勞匪懈正名閑禦之任以旌恪恭之懿服我休命毋忝乃祖

蔡潜除司農簿 抗子

勅某朕惟英郎舊臣淪謝無幾幸而有子亦既能仕其於成就長養宜在朝廷是以擢於稠人命以農屬其尚躋予至意克祗厥官以毋隳責世

李士京將作丞余中軍器丞

勅某等匠事之不可廢與戎備之不可忘其職均耳以親為嫌法所當避往祗新命率職無怠

劉務誠三班奉職

勅某尔昔自宣猷改隸奉常歲月滋久勤亦至矣錫尔好爵勉於廉節以安寵祿

彭汝礪右史

勅朝廷以科舉取人甲乙皆侍從之選然而速進有浮淺之累歷試得重慎之宜速茲稍淹士知自養均實既備用之不疑具官某蚤以詞章策名第一試之彈奏臨事不回屢顯女權倖之鋒不為進退之慮翔翔外服龜勉歷年今朕思得忠良之士以紀言動之實願瞻在列咸曰汝宜出入禁闥

益將察汝所為長育人材亦當識予深意

王陟臣右司郎中

勅某尚書方幾所在二水總之至於條目之煩郎任其責朕既欲得清流以厭伏多士又欲得能吏以肅齊庶政尔名臣之後學世其家昔以藝文膺上第之選頃以強濟為天官之屬都司之任汝實宜之往祇厥官思稱朕命可

王古吏部員外郎

勅某魏晉之間吏部進退天下士而世不以為嫌今茲以格用人動輒有法苟能清心奉公且無不治以尔名相之後奉使諸道方稱良能勉佐天官繩留難之吏寬滯積之士以求稱吾意

張整皇城使廣西鈐轄加遥刺再任以交人理會地界之故

勅某桂林諸郡帶山並海控引裔夷比雖少安而備禦之宜常若寇至尔以才勇謀幹久於其地特加遥州之貴仍領兵鈐之重勉圖方略以荅

恩寵

類編類瀆先生大全文集卷百二十六

文化茂辰

